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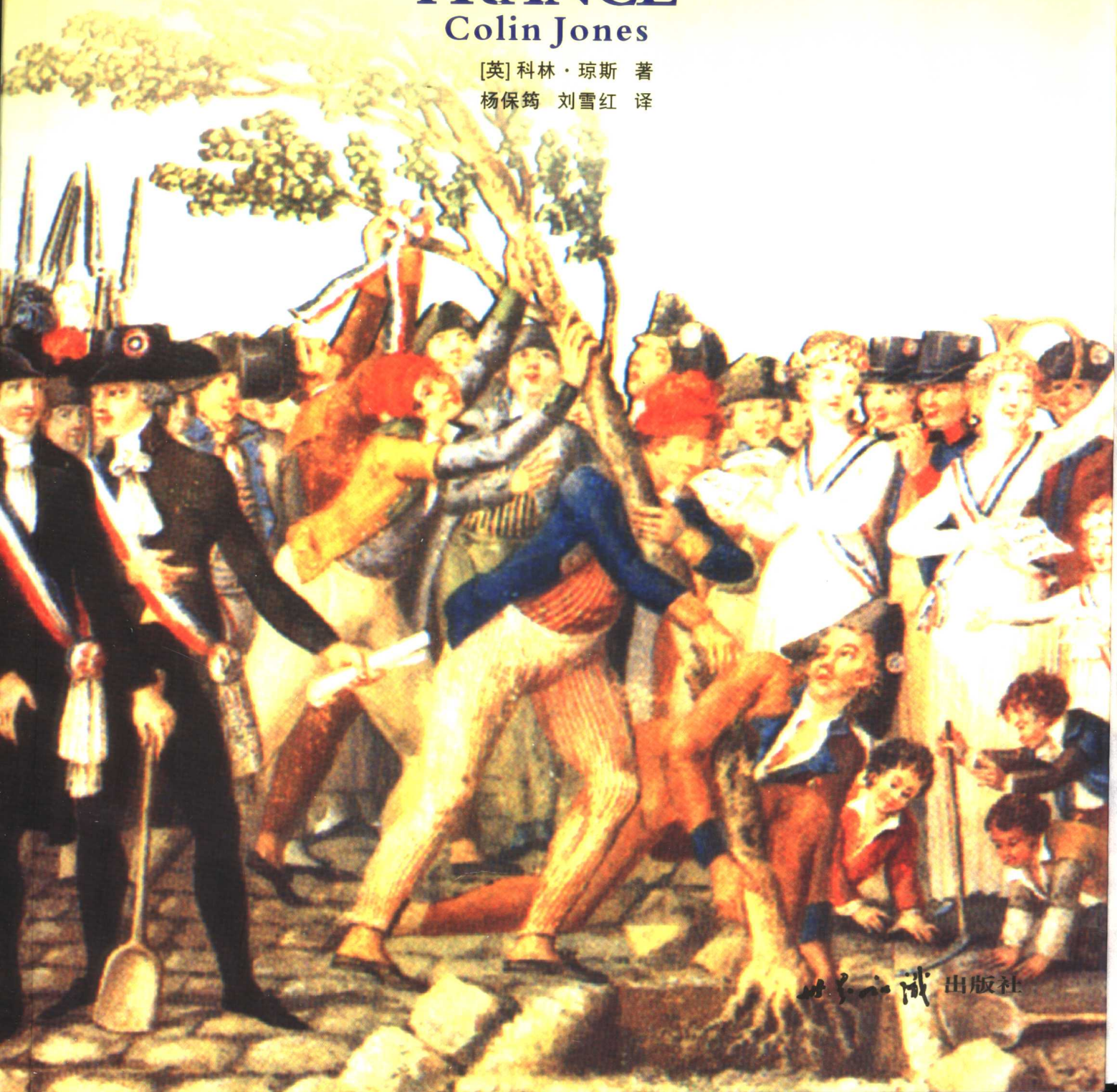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 剑桥插图法国史

FRANCE

Colin Jones

[英] 科林·琼斯 著  
杨保筠 刘雪红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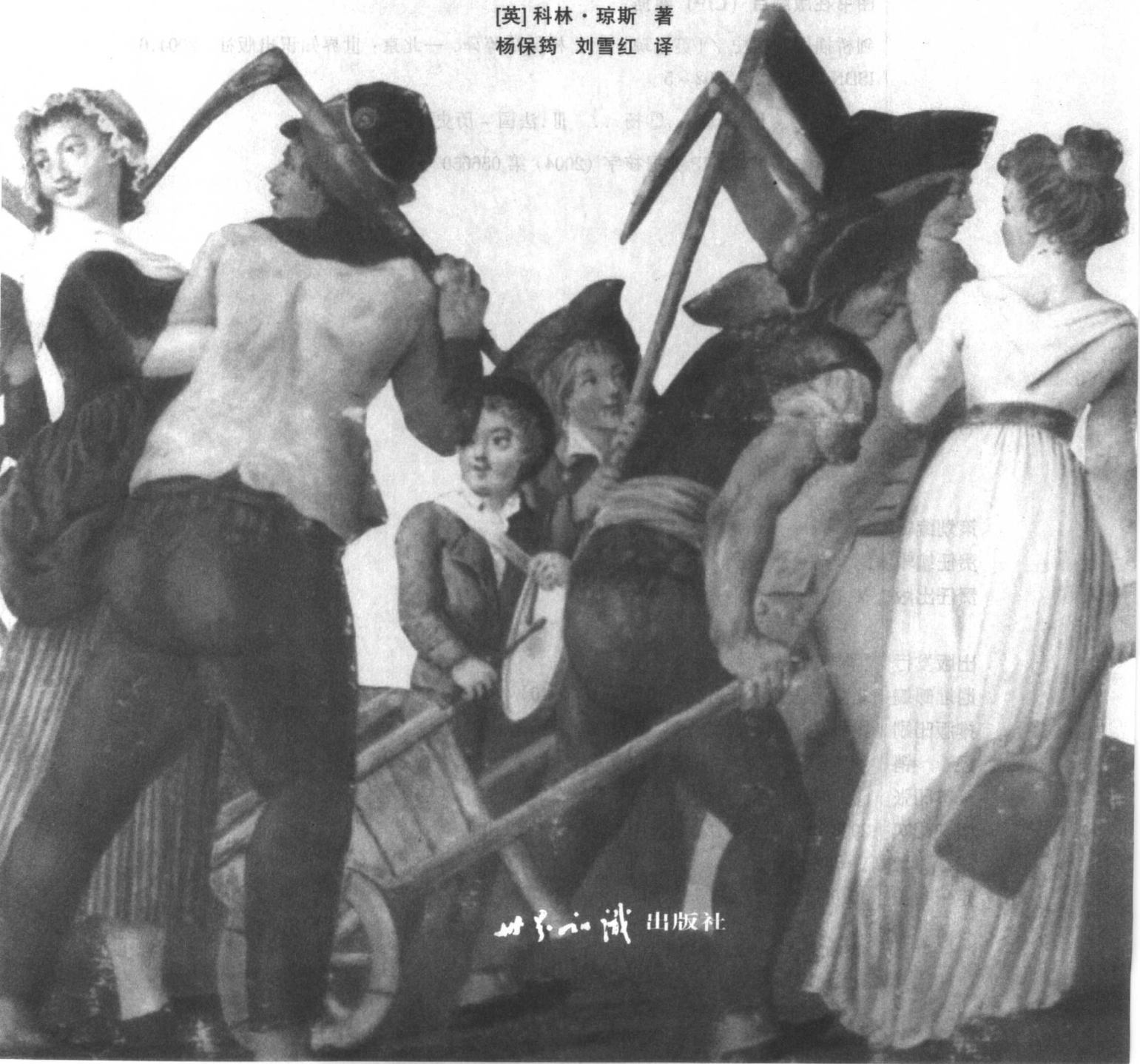
# 剑桥插图法国史

FRANCE

Colin Jones

[英] 科林·琼斯 著

杨保筠 刘雪红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France**

Colin Jones

© 1994 Calmann & King Ltd.

Translation © 2001 World Affairs Press

This book was designed and produced by Calmann & King Ltd., Londo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1—2000—266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插图法国史 / [英] 琼斯著; 杨保筠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6

ISBN 7 - 5012 - 2302 - 5

I. 剑... II. ①琼...②杨... III. 法国 - 历史 IV. K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6650 号

书 名 剑桥插图法国史  
Jianqiaochatu Faguo 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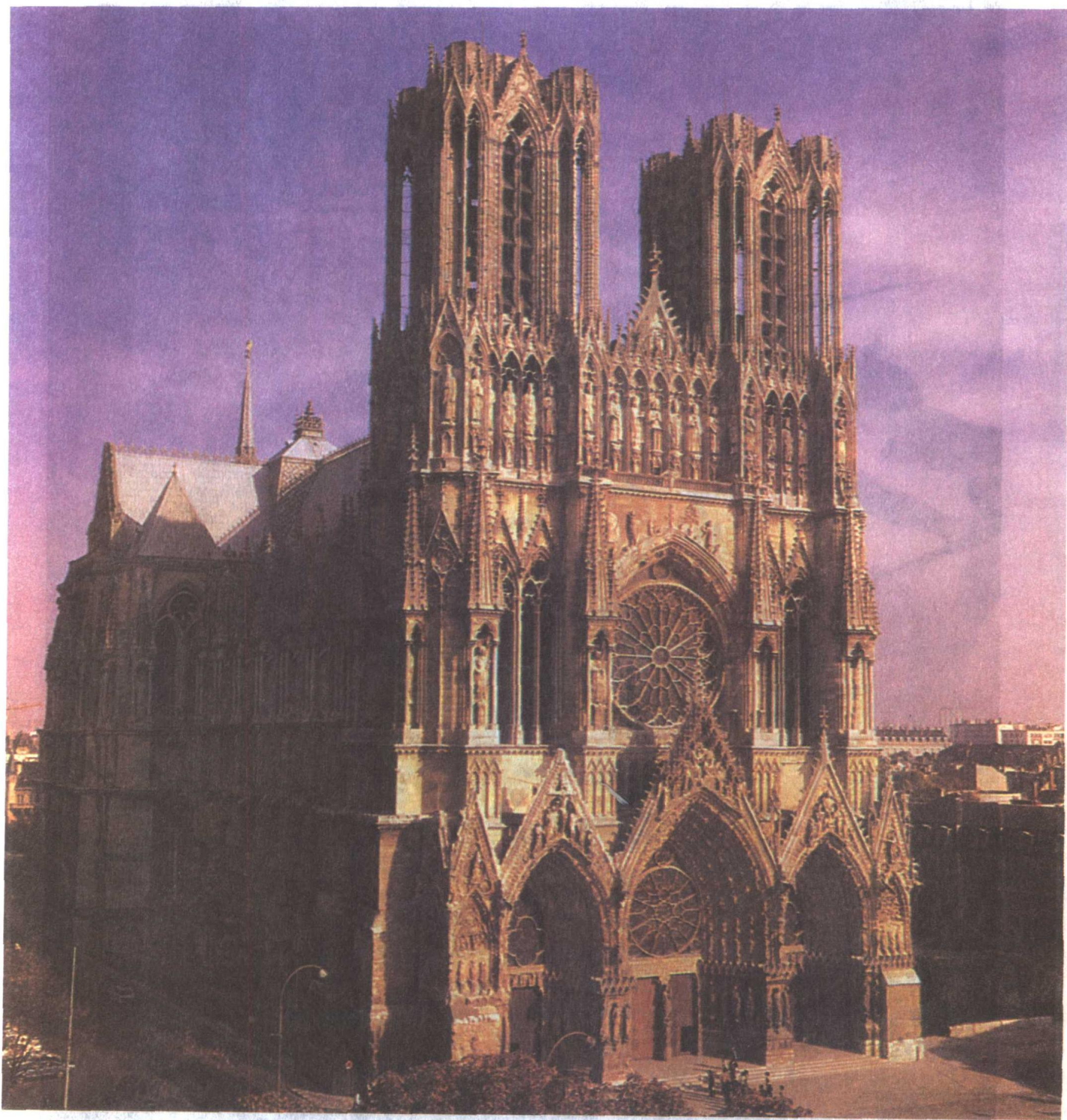
策划编辑 王 立 张光勤  
责任编辑 唐 浒 张荣庆 王瑞晴  
责任出版 林 琦 孙唐平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版印刷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50 × 1168 毫米 1/16 22¼ 印张 332 千字 4 插页  
版次印次 2004 年 8 月第一版 200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名: 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 埃德蒙·德·拉斐尔 创作



法国国王加冕的兰斯大教堂



这幅油画表现出年轻的拿破仑在穿越阿尔卑斯山时的英姿



1944年8月25日巴黎市民热烈庆祝巴黎被戴高乐和盟军解放

# 出版说明

作为学术权威的剑桥插图史的系列丛书，《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剑桥插图法国史》、《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等对英、法、伊斯兰世界的发展进程都做了全新的阐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艺术、语言、文化及民族蕴育的各种问题。

出版此套剑桥插图史对国内读者了解西方文化发展以及历史影响颇有意义。由于这些作者都是在西方的环境中从事研究，分别是各自领域的专家，看待这些国家也以西方人的视角，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局限性。因此，他们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

世界知识出版社



# 目 录

前 言 / 1

序 言 / 2

引 言 / 4

第一章 罗马人之前的法国 / 10

第二章 罗马高卢 / 26

第三章 从法兰克高卢到西法兰西王国 / 44

第四章 中世纪 / 70

第五章 伐卢瓦王朝的法兰西：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 / 110

第六章 从反改革运动到启蒙运动 / 140

第七章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时期 / 172

第八章 从第二帝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 208

第九章 变化中的法国：从一战到解放 / 238

第十章 战后的法国：扩张及其他 / 272

第十一章 密特朗时代 / 302

大事年表 / 330

索 引 / 333

# 前言

随着本世纪历史知识的爆炸，专业历史学者很少轻率地去尝试在单卷<sup>⑥</sup>本中描写法国的全部历史，而是将此工作留给那些很少会像他们那样感到问心有愧的业余历史学家和专业作家。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解释的那样，我曾经试图绕开陷阱，从余热尚存的历史流派中抓住这位灰姑娘。我的目的不是提供一部社会和政府精英的政治编年史，而是一些应当予以反映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浅显易懂的篇章；它尊重地区和国家的框架，对各性别、阶层和等级的问题均具有足够的分量。

正如本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法兰西史学家理查德·考伯所说的那样，历史包含了“大量的推测成分。它试图倾听不可听到的声音，洞穿人们心中的秘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超越了他们学术专业知识的推测量非常之大，更不用提那些对于法国历史是外行的人。我是如何达到目的呢？首先，运用民族的成见和偏见；其次，利用我对历史记载的专业知识不可避免的匮乏；第三，利用撰写由读者去判断的新类型的国家史所带来的挑战。

在此，必须最热诚地感谢那些通过阅读打字稿各部分章节而帮助我，并使我避免叙述时未注意的极大错误的同事和朋友们。埃克塞特大学的历史学家们，特别是乔纳森·巴里、大卫·布劳恩、布里奥·考勒、朱利娅·克里克、约翰·克里什雷、罗伯尔·赫德森、琳达·赫尔贡布、尼古拉斯·奥尔姆、提姆·里斯以及彼得·怀斯曼等，都给予了很大帮助。许多其他的同事和朋友，包括我于1993年至1994年作为欧洲史访问学者工作过的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们也给予了各种形式的帮助。书中任何受到批评和尚需解决的问题都由我负责。在撰稿过程中，罗丝玛莉·布拉德利、梅勒妮·怀特和达米安·汤普森提供了建议和支持，苏珊·博尔索姆-莫里斯是位出色的插图学者。最后我应当感谢陪伴我的约瑟芬·麦克唐弗。

科林·琼斯

# 序 言

伊曼纽尔·利-罗伊·拉杜里

⑦ 《剑桥插图法国史》以自己的方式对英法或法英关系这一诱人而又棘手的题目提供了出色的范例。这是一个有许多话可说的题目。

在加洛林时期，当“法兰西”和“日耳曼”是查理大帝所建立的广阔而脆弱的欧洲各国的中心时，英格兰自己使自己——借用一句名言——与大陆“割开”。自1066年直到整个中世纪，征服者威廉和他的继任者控制着包括诺曼底的英格兰。尽管这种接触并不总是受到赞赏，然而正是从这一点上看出占领、合作与抵抗的错综复杂和时代错误……在导致触目惊心的漫长灾难的“百年战争”之前，金雀花王朝已经将英格兰的影响带到加隆地区。两国之间的接触因此也很少具有爆炸性。尽管宗教不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法国人高度评价与英国的接触。自1595年至1925年的每一个学术、政治开放时期，都带有亲英的文化和外交色彩。亨利四世依靠他的“伊丽莎白好姐妹”，马扎然是克伦威尔的盟友；迪布瓦和弗勒里的大臣们缔造了一个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友好时期，此时恰逢法兰西启蒙时代，受到牛顿和莎士比亚的影响；同样到了19世纪，许多经济和政治模式（议会制度、自由贸易和出版自由）也来自英格兰。

然而这一关系的另一面则是冲突。自黎世留时期起，法国总是处于顶峰，但自“七年战争”时起，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将近两个世纪中，法国不断被战败，先是被伙同普鲁士的英国人，继而被日耳曼人（后来也成为英国人之敌）击败。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从理论上讲是法国人的胜利；但是150万法国人丧生也同样是一场灾难——此后，1940年又发生了甚至更加巨大的灾难。

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法国人在1945年至1950年之后要进行国家清算。他们希望与德国和解，他们自己也无条件地投身到欧洲冒险之中。战后的英国人却与此相反，仍然与欧洲大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对大陆心存疑虑。

科林·琼斯的著作与此看法自然是绝对对立的。他的《剑桥插图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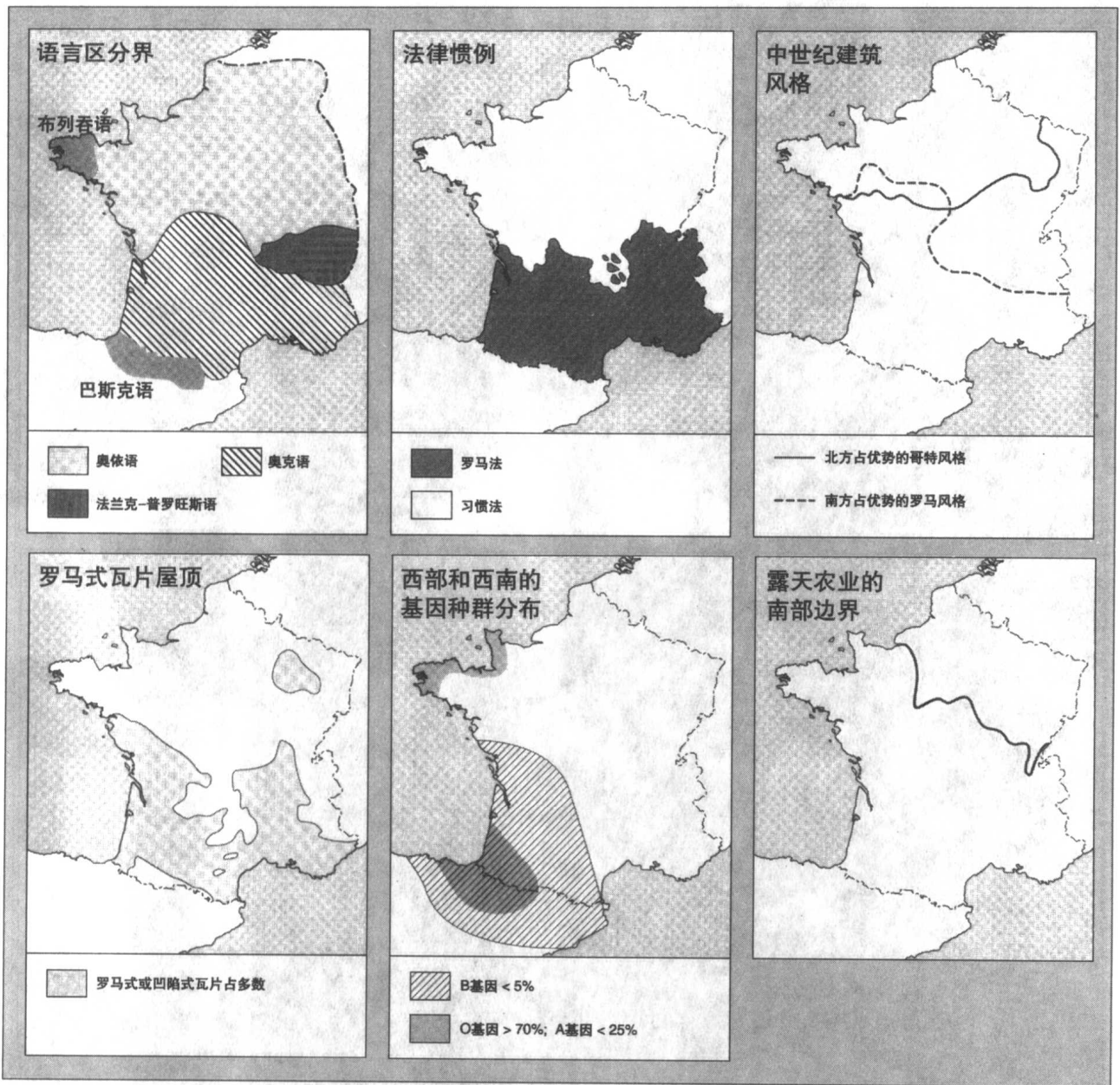
史》是一部使他的同胞们能够更好地了解邻居的著作。琼斯用新史学技术手段所发现的法国历史揭示了出乎意料丰富、鲜明的材料，而他们过去却被那些只注重历史事件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既有法国人也有英国人）所忽略。本书具有权威性，文笔流畅，思路扎实，是近来难得见到的关于法国历史的著作，应当为英伦岛以外的英语世界全面了解。

# 引言

[8] 我们可以大致上自北向南画线，穿过下朗格多克地中海沿岸的埃罗省中部，将该地区分为东、西两区。在东区，足球是冬季的主要游戏（写本文时，蒙彼利埃队是国家足联甲级队）；在西边橄榄球具有同样的作用（在 20 世纪 70 到 80 年代，贝基埃是法国头号橄榄球俱乐部）。该省的这一分界——大致沿埃罗河谷画线——从总体来讲，与该地区悠久的历史中所能发现的分裂相一致。左翼选民在西部占优势，这在传统上就有别于东部的右翼支持者；东部的 1789 年革命支持者不同于西部的持不同政见者；西部 16 世纪的新教徒有别于东部的天主教徒；西部中世纪末期的纯洁派教徒不同于东部的正统天主教徒。中世纪初期创立的主教区结构再次分裂。这甚至还可能追溯至前罗马时代；考古学家确认这里有一条文化分界线，西部是阿雷克米西组群，其物质文化与东部的台克托萨日组群不同。

这类故事发生在法国的许多地区。如果说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或者是看不到他们，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专业历史学家倾向于对较短的时期从事研究工作，忽略了尽可能宽广的视野。此外，也应归咎于这一事实：即对法国大部分时期的历史研究，更热衷于民族团结，而不是探索法兰西境内的区别、分歧和多元化。这样的历史就会被写成惟有值得探讨的文化边界，才是把法国人和无差异的“其他人”区别开来的界限。在这一点上，民族历史确实是些沉溺于洋溢着炫耀并常常飘摇着沙文主义旗帜的历史。

19 世纪的历史学家——当民族历史成为他们自己的事情时——设想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操共同语言、具有共同种族特点和共同文化的人群，有别于他们的邻国。于是，当这些特点过去并没有按现在的国家边界来区分时，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民族国家的万棱镜来显示人们如何能够拥有相同的种族、文化和政治遗产。共同身份往往是以巴黎及其郊区为中心确定的。“真正的法国”，米歇莱（一个巴黎人）曾宣布，“是法国北部”——这无疑和不足为凭的戴高乐（一个北方人）的说法一脉相承，即“非洲从



里昂开始”。正是在巴黎地区，本世纪来临时一位最享有声望的民族历史学家宣布，“这里是民族历史的主要发祥地”。

确实，如埃罗省所提供的例子那样，假如只盯着这种日趋过时的模式，那么我们会损失巨大。如果我们想理解过去是什么激励人民，那么考察主要的内在文化分界线就像考察确定国家边界的政治分界线一样有所裨益和价值。甚至在 20 世纪末期法国的身份属性仍是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在某些方面，许多人仍将自己算做奥弗涅人、布列吞人或是巴斯克人，而

文化边界线。深刻的内部界线在从语言到建筑风格的差异等各个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这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划分——如人种地理分布的区别较为明显。总体来说，一个人类学家可以毫无困难地画出南北分界线。



不是法国人。这一点证明了地区划分的持久性。

法国国内语言分界线的长期存在，是对直到最近仍然假设法兰西民族从任何重要意义上来说都是统一语言的讽刺。主要的划分——在南方的奥<sup>[10]</sup>克语和北方的奥依语——仅是很重要的分界线之一。19世纪中期，在法国有四分之一的法国人并不讲法语，而且还有四分之一的人不太懂法语。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在北方：离巴黎50公里远的农民们第一语言是皮卡尔迪语；我们还注意到在北方，阿莫尼卡半岛有一帮讲布列塔尼语的人，东部是讲日耳曼语的，与比利时接壤的地方有一小部分人讲佛兰芒语。然而，大多数抵制法语的人在南方的奥克语地区。

北方和南方的文化分界线在法国历史上经常凸现出来。区分采用习惯法的北方与把罗马法作为当地法律规范基础的南方，其在地图上的分界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特点就是与财产传递相联系。这条界线更多地和日常物质文化的区别相吻合，例如房顶和水车。将此与截然不同的中世纪界线相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这表明中世纪哥特式和罗马风格建筑在当地占据优势。

除了南北分界线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例如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巴斯克地区和卡斯科尼西南的人看上去与法国其他地区（以及大多数西欧地区）的人非常不一样，从而形成一条分界线，具有另外一种突出的文化表现形式。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耕种风格和社会结构——从海峡沿岸到日内瓦也有一条界线划分出区别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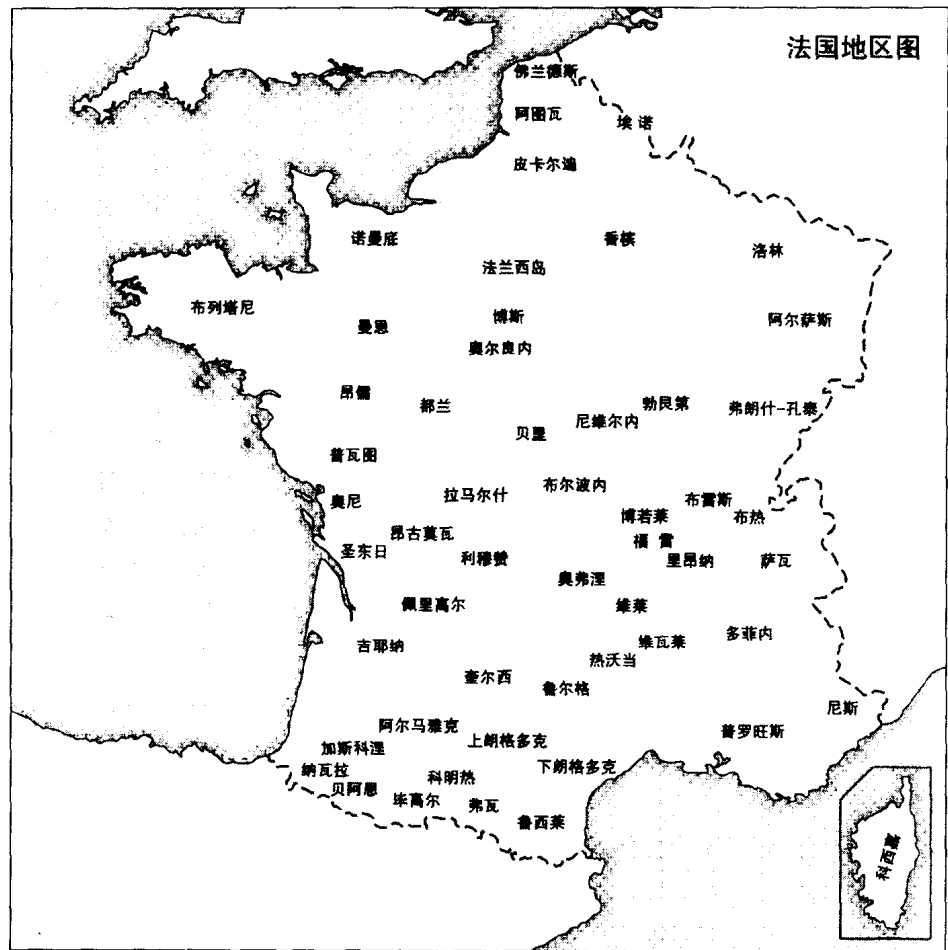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设想文化界线仅仅是在地理上存在，以及只是对地方主义才具有重要性。尽管我曾特别强调地理因素来说明这一点，不过性别和社会阶层与区域等无一不是界线、差异和身份的关键部分。在最近几十年，许多关于法国历史的优秀著作——特别是传统上被称为编年史学家的作品——已经试图揭示工人、农民、边缘人群以及妇女的世界，因此将历史分界线涵盖私人 and 公共生活变得非常迫切。例如，当我们从这些丰富来源中取材时就可以在法国历史中包括妇女，而不仅限于女王或王室贵妇。农民现在更多地被视为“促进者”而不是碍事者，是边缘人群而不是需要加以镇压的威胁，是殖民的社会而不是期待宗主国完成文明化使命的“原始住民”。法国历史现在看上去更加复杂，也更加有趣，特别是与只写我们可称之为“北方男性白人精英死者”的少数人员成就的编年史相比。

《剑桥插图史》的版式使它能够更好地对地区性、阶层、人种和其他原则差异等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进行分析。图示法可以凸现和挖掘出地区差别。另外，插图可以描绘法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多样性：王家加冕礼场面与原始避孕工具并列；哥特式教堂与批量生产的雪铁龙轿车相互叠加（如

（第6页）亨利二世（1547年—1559年在位）治疗“国王魔鬼”（淋巴结核）的仪式。“王室触摸”具有天赐神力的信仰始于11世纪，卡佩王室出于宣传的目的使其成为一种仪式。过去国王触摸病人，口中说道：“国王摸你，上帝治你。”到18世纪这种说法变为“国王摸你，愿上帝治好你”——成为虚拟语气。这反映出如果不把被触摸者算在内的话对触摸者作用的怀疑。这幅图取自一本带插图的16世纪的手稿《亨利二世的岁月》。



自 1789 年以来，法国行政区域是以“省”来划分的，取代了千年来古老的领土区域划分。某些省的名字可以追溯到罗马入侵前，例如奥弗涅，就是朱利叶斯·凯撒最可怕对手阿弗尔纳人的故乡。其他地名也来自于后罗马祖先，例如勃艮第是野蛮人勃艮第人的故乡；或是更晚些时候，通常是中世纪祖先，例如吉耶纳和朗格多克就是始于 13 世纪。



同我们所见到的后结构派画家罗兰·巴瑟正在将两者进行比较)；艺术理论著作在连环画插图旁有一席之地；中世纪手抄本的智慧之光照耀着 20 世纪街道上的涂鸦；凡尔赛的王家宫殿旁并列着 20 世纪的贫民窟；史前巨柱耸立在蓬皮杜文化中心旁边。

然而我们并不打算将此类想像在本书中仅靠插图来说明。形象既可用于描述，也可用来说明。某些东西如硬币上的国王形象一看就是在讲述着政治力量。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油画中的法国国王正在“触摸”生病的穷人，治好他们所患的“国王的魔鬼（淋巴结核）”。这可以表明长期执著的文化实践；但是，在设想法国国王具有神奇力量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到王家渲染鼓吹的背景。同样，19 世纪末教科书中的法国历史插图也不能仅仅被看做是陈旧的故事，而应当做为一个更广泛的计划，即把都市价值观和民族主义价值观灌输给桀骜不驯的乡下人，就像欧钦·威博所说“把 [13] 农民变成法国人”。较近时期关于 1968 年“五月事件”的报纸照片和电视